

精短
小说

江海英豪何昆军长

——战前勘察欲出击

□彭伟

红军和群众追至老户庄时,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,敌人龟缩在老户庄内不敢出洞。很快,何昆等人也陆续赶来老户庄附近,前去侦察的人将老户庄四周的河水情况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。四面八方的群众已涌向老户庄,足足有上万人,黑压压的一片。他们与红军战士们大声呼喊“攻打老户庄,活捉张符秋”,口号声如雷鸣般此起彼伏。老户庄内的敌人们吓得大气都不敢喘。张符秋忧心忡忡地上了碉堡,爬楼梯的时候,弯腰挪身子,脚一打滑,差点摔下去,幸好后面有人,扶了他一把。到了顶上,红军的呼声,更是响亮。张符秋摸出一包烟,发给大家抽抽,想壮壮大家的胆子。一位士兵把烟叼在嘴里,火柴擦了几回,都没着。张符秋盯着他,骂道:“擦个火柴,手抖个什么?真是胆小的废物。”说完一脚踹过去。后面一个跟班的,望着张符秋的背影,觉得滑稽,刚刚自己吓得走路脚抖,差点滑下去,现在又教训起别人胆小,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。

何昆和薛衡竟带人步行围着老户庄走了一圈,察看具体地形,各大队领导也分别进行侦察。据点四周是青砖围墙,南墙东西两头拐角处各有一个三层楼高的碉堡,像老虎的两只眼睛紧盯着庄前东西大路和开阔的打谷场,如果碉堡上火力交叉,恐怕连跳蚤也难跳过去。后面的凹字形河沟水面足有三丈多宽,岸上青砖围墙,沿岸的树木砍得精光,仅有水边一人高的芦苇可以藏身,但从碉堡上俯瞰,底下一览无余。薛衡竟发现,围墙最近被加高三尺,足有丈把高。何昆提醒他:“你再仔细看看,墙头上用铁丝绞着的是什么刺?”

土生土长的周方告诉军长,那是皂角树、柞榛树、香樟树的树枝,树枝上布满了坚硬的刺,当地老百姓常用这些刺挑螺蛳肉子吃。显而易见,战士们即使爬上墙头,敌人不开枪,也难越过这个针刺滚龙。

地形查看完毕,何昆召开了大队以上干部会议。何昆说:“从老百姓一呼百应、穷追不舍的情势可以看出,打下老户庄是人心所向;老户庄横亘在镇涛和中心根据地之间,是时候搬开这块又臭又硬的绊脚石了。这样,红十四军在如皋的根据地就可以连城一片了!”

不等何昆的话说完,大家纷纷请战,都说张老虎虽有援兵,但我们三个大队的兵力肯定超过他。这么多群众都起来了,一人一口唾沫,都能把张老虎淹死!

何昆对大家说:“自从如泰工农红军那次攻打老户庄后,张老虎就把屋后竹园东西两边的树统统砍光了,门前是块开阔地,大白天去打,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攻,都会暴露在敌人两个碉堡的枪口之下,等于白白送死。”

“那就夜里打。”

“对!”何昆说,“张老虎扬言红军要想打进去,先用尸首把河填平,他们虽然是吹牛,但也说明河水很深,不能蹚过去。”

何昆问大家会游泳的有多少人。许多人说游泳没问题,但是带着枪支弹药渡河,那就不好说了。说起过河后如何攻城,有人说去铁匠铺拿一把打铁的锤子,在墙角下个砸洞,碉堡上的机枪打不到。还有人说可以扎几个稻草人,捆在铁叉上高高举起,就像做木头木偶戏,夜里迷惑敌人,吸引敌人的火力。

听完大家的意见,最后何昆一锤定音,布置好各路人马的具体任务。

夜半时分,红十四军二支队三个大队兵分三路,悄悄地进入了部署位置。二大队主攻,从据点的东南方向渡河,直捣敌人保卫团团部;一大队配合二大队,从东路侧攻;在赤卫队配合下,三大队从另一边佯攻。

二大队分为两个梯队,副大队长曹振楚带领第一梯队在前面,大队长张爱萍率第二梯队跟在后面进入麦田,设下埋伏。何昆让人在附近的大树上,挂起了两盏马灯。

从吴庄逃回据点的那个营长心怦怦乱跳了一天,天黑下来,觉也不敢睡,手里紧紧地握着长枪。半夜,张符秋慌慌张张地跑来推他,说:“不好了,共军来了!”

营长没有听到枪声,说:“在哪呀?你是在做梦吧!”

“外面远处有灯光,那肯定是他们的司令部。”张符秋心里紧张,继续说,“你们的小钢炮呢?赶紧拿出来!”

“这黑天瞎火地,怎么目测距离?”营长下令西边碉堡里的机枪朝着灯光开火。

何昆见敌人上了当,下令点燃洋油箱子里的鞭炮,鞭炮分成5段,每段20响,代表轻机枪一梭子;还有小号炮仗,代表步枪。“砰砰砰”“喀喀喀”,惊天动地,一派总攻架势。

营长慌忙地向李长江打电话求援:“不好了,红军有好几挺机枪,八成是正规部队。”张符秋急切地凑近话筒插话:“火力比上次厉害好几倍呀!”

听见对岸碉堡里频频传来的枪声,副大队长曹振楚下令第一梯队向土地庙方向开火,又令突击队将秸秆、稻草一捆又一捆地抛向河里。接着,在河里开始铺门板。敌人发现了红军的意图,立即调转枪口火力封锁。



玉树琼枝

王尚

灌好腊肠,等你回家

□明前茶

一到大雪时令,路过肉铺的顾客都会像我一样伸头往里张望:赵叔来了没?该灌香肠了!

听到有人念叨他,赵叔立刻从“回”字形的案板后面伸出脑袋,举起被酒和辣子腌红了的手,招呼道:“您还真准时,这会儿腌,赶得上腊月底分送亲友,怎么样,还要黑猪肉,黄酒五年陈,不放麻辣?”

我的口味赵叔已记得,但照习惯他还得确认一遍,临近腊月,好多单位突击做了被疫情耽搁的体检,血脂高的要灌“瘦肠”,血压高的要“减盐一半”,血糖高的要“去甜”,赵叔立刻给大家发扑克牌大小的硬纸壳,让大家把口味写上面。写完,称肉,看着赵叔把纸壳子别在袋子上,顾客就可以走了,隔两三个小时回来,腊肠已经整整齐齐灌好。

当然也有乐意看着赵叔亲手灌肠的,因为他是这家菜场的名人,只有腊月才见得到。赵叔是江西人,为了减少与城里媳妇在管教孙子上的矛盾,至今与老伴在家里种着几亩稻田,只有严寒农闲才上城来,与儿孙共同生活一两个月。他们老家出小刀手,大雪节令一到,得雇人灌腊肠,老两口一清早送完孙子

寸金糖与芝麻片

□朱朱

还在上初中的时候,曾经在当地小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,当时拿了八元的稿费。老爸很开心,骑着他那辆二八脚踏车,黑色的提包挂在车把上,取完稿费兴致勃勃买了两袋茶食,一袋寸金糖、一袋芝麻片。

那时的老爸正值壮年,剃短的头发包根竖起。他好像对什么都有兴趣,参加过小城里的武术队,认识了一帮精力充沛的朋友,还在我做完作业的时候教我站马步练冲拳。他热爱拉二胡,虽然只会简单的《浏阳河》,也会吹笛子,虽然只会简单的哆来咪,但依旧阻止不了他的热情。后来买过好几个口琴,练成了《喀秋莎》。老爹的那个年代都不学英语,他嗓音不咋的,俄语却讲得很溜,尤其是在嘴里打嘟噜的音,能跟高鼻梁的外国人相媲美,偶尔他也会用俄语唱唱老歌,很有味道。在我的记忆中,八九十年代他单位里所有的文艺活动中都有他积极参与的身影。他真是太外向太热爱文艺了,爱到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是好,在那个完全没有专业培训意识的年代,堪称自学成才的典型。现在

上学,就到肉铺去“上班”了。

看赵叔灌肠实在是一种享受。他是一个讲究人,与众不同。别人灌腊肠,就把腿肉、前夹肉粗粗一切,冲冲洗洗,倒入大木盆,把调料往里一撒,一瓶黄酒一倒,大手拌匀,立刻就进灌肠机,半个小时内,一大包湿漉漉、沉甸甸,粗大圆胖的肉肠就灌好了。赵叔瞧着直摇头:肉里的血水没控出,调料就进不去;调料进不去,灌香肠的人放盐放辣就下狠手。这水淋淋的肉肠得晒到几时才得干?恐怕等晒干时也咸得不能入嘴了。托赵叔灌肠,你得等得,因为洗切完,他安排了一个“控水”的过程:肉放在不锈钢大篦子里,篦子架在木桶上,肉上面再压上一大片压石板。压上半小时,肉的腥水尽数流出,肌理变得紧实,才堪调味。赵叔准备的调味料也讲究,黄酒必须是会稽产的三年陈或五年陈,糖必须是黄冰糖,砸碎后预先放在黄酒里化开,辣椒粉必须是四川二荆条磨成,花椒得挑陕西韩城的……他唯一允许顾客自带的调料是白酒,他有一个比啤酒盖大不了多少的酒盅,管你带来的是什么酒,他先得尝一口,看是不是适合调味香肠。若是酱香太烈有可能夺了肉香本味的,他喝完一

言不发,把酒瓶子塞还你。顾客乖乖接了,赔笑道:“还用五年陈,还用五年陈。”

赵叔边灌肠,边跟相识几年的顾客唠嗑。顾客以家中主厨的大妈居多,少不得跟他埋怨媳妇女婿难伺候。赵叔也是个有阅历的人,他一面坐在小板凳上,像魔术师从袖管里源源不断掏出手巾一样,拉出一截又一截的肉肠,一面三言两语就开导了人家:“媳妇把一半香肠捎给了娘家,好啊,你不觉得亲家母如今待你儿子更上心了?”

“女儿嫁了湖南人有什么打紧?无非是一包香肠两样灌,多费一两辣椒粉而已。”

“不聋不哑不做翁姑,要我说,孙子要上什么补习班,还用你操心?你只管蒸腊肠炒青菜,喂饱了孙子找朋友跳跳广场舞。就算媳妇管孙子要我栽头,你也放手让她栽。哪个人头一次腌腊肠,能腌得人人叫好的?腌坏了,才知道明年怎么改。”

灌腊肠的过程,赵叔以自己的经验,开导满腹愁怨的顾客,修补了客人四处漏风的恹恹心态。灌完腊肠,赵叔用一根竹签子,将几十截腊肠一点点戳上放气孔,这不仅仅是加强肠衣内外空气的流通,加速水分的收干,更平衡了肠衣内外的压力。老客们说得好:在老赵这里灌的香肠,你插根竹签直接在火上烧烤,都不可能肠衣迸裂了。

完全是因为爱。

因为爱所以才怕。就像现在一听到丫头说喜欢空中飞人和过山车我就心底发颤一样。

好像已经习惯跟老爸怼来怼去地争个没完,但这些年他却越来越沉默,反而让我越来越害怕,仿佛没了他的反对,就失去了继续坚持自我的勇气,回想这几年心灵的颠沛与挣扎,让我对他当年的规劝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感受,但又不愿承认他是对的。我也希望拥有他的热情,但不愿意去重复别人的一辈子。就像当初拿了稿费,我想买笔记本当作纪念,而老爸觉得还是吃食更加实惠一样。

如今再去吃寸金糖,总觉得太甜了,芝麻片粘牙,但这些古老的吃食会令我建立起某种温暖的联结。以前总恼恨他管得太宽,现在他似乎再也不想管了,当我们在饭桌上热议的时候他只是专心吃饭。

忽然有些怀念!怀念那些把寸金糖和芝麻片当宝贝的日子,他又急又骂又怕的样子,因为那时候老爸老妈都年轻,虽然辛苦但日子满满当当。这样想着,心里忽然生出许多歉意。还是要多回去看看。

万家
灯火玉兰
一瓣